

一群大学生的环保志愿梦

想要蓝天白云和好闻的空气

本报记者 许建立

一群环保专业学生 成立环保社团

2001年,清泉环保协会成立,成为山东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的一个学生社团。该学生协会的理念就像协会旗帜上的“蝴蝶”:今天我们为环保努力一点,明天世界因此改变,终究有一天会形成环保事业上的“蝴蝶效应”。

4月9日,记者在山东大学小树林见到了清泉环保协会的四位同学代表,他们正在商量4月份的活动策划,把小清河作为下一步的环保志愿服务内容,向人们介绍小清河的历史,呼吁人们保护小清河。

“铁打的营盘,流水的兵”。清泉环保协会现在的人员都是“90后”大学生,年龄最小的19岁,大部分来自山大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。

邢雅楠今年读大三,是现在清泉环保协会的会长。“因为大家所学专业都和环境保护相关,所以当时的想法很简单,就是宣传环保理念,为环境保护贡献出自己的一分力量。”邢雅楠说。

王树森是环境学院大二学生,专业是环境工程学,搞策划,组织人员,都很在行。他的梦想是当一名环保领域的工程师,专门处理废气废渣。

彭博今年上大二,学的是环境科学专业,她的梦想是研究环境经济学,用经济杠杆来应对环境污染问题,使环境的价值体现

有这么一个校园协会:环保是他们的专业,面对当今社会严峻的环境危机,他们打心里看不下去,但是他们的能量十分有限;他们在学好专业知识的同时,还不忘向社会传播环保正能量,连续12年从事环保志愿服务活动,社区、校园、企业都是他们的活动阵地。



清泉环保协会“全家福”。清泉环保协会供图

得更为具体。

魏媛媛今年也上大二,学的是资源循环科学,有志于环保事业,现在正在纠结考不考研。

他们个个都是 环保小行家

说到选择环境工程专业和加入协会的原因,王树森说,这事还得从小时候说起。王树森的老家是

重工业地区临淄,父亲在当地一家比较大的石化企业上班。在王树森的脑海中,所住小区总是弥漫着略有些刺鼻的味道,这对他的嗓子伤害很大。“我时常想,等自己有了本事后,一定把父母接出来,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,想要蓝天白云,好闻的空气”,王树森说。

清泉环保协会每年都会举办一些环保进社区活动,向市民传授一些生活中比较实用的环保小窍门。如家用电器最好定期清

理内部的灰尘,可以有效减少电离辐射,并可以延长使用寿命;用洗衣机清洗衣物,最好攒够一桶,这样使洗衣机的效率最大化;一些电器关闭后,最好也把电源切断,这样可以省电。诸如此类的环保小窍门,协会里的每位成员都能说出一大堆。

彭博说,每次到社区举办环保志愿活动,他们都会搞一些文艺活动,同学们背着吉他等乐器现场表演,吸引人们“围观”。

志愿宣讲环保 会坚持下去

彭博说,她印象最深刻的是,2012年到历城区小辛小学志愿宣讲“世界地球日”。这所小学的孩子大部分是附近农民工的孩子。当她问这些孩子,对地球环境是怎么认识的,一位四年级的男孩指着学校后面一家工厂的大烟囱说,从烟囱冒出的烟好难闻啊。“当时我的心情很复杂”,彭博说。

提到环保梦,王树森说,他现在最朴素的环保想法,就是像自己的名字那样,种很多很多树木,长成大森林,绿色触“目”可及。

2012年,王树森来到临淄区环保局稽查队实习,这段实习经历让王树森看到了希望。环保稽查队对区内的企业逐个调查,实时跟踪企业的排污情况,该罚的罚,环保部门动了真格。

对于环保志愿服务,邢雅楠若有所思:“其实有时候感觉落差还是挺大的,比如人们都能理解‘垃圾是放错位置的资源’,可现在垃圾分类做得不是十分理想。我们去社区开展志愿活动,教给人们一些环保小知识,可来围观我们志愿活动的大多是老人和小孩。这些人毕竟接受新的环保理念的能力有限,不能达到很好的效果。不过,志愿宣讲活动还会坚持下去,只有坚持了,这些环保理念才会真正得到人们认同。”

四名杂技团小伙为让大家更多地了解杂技

梦想杂技能进入奥运会

本报记者 陈熹

孔海涛、史诗龙、鹿重阳、贺龙这四个小伙子站在一起真挺吸引人眼球,个个发型新潮,腰板儿笔直,海涛和诗龙还戴了耳钉。

他们是济南杂技团的演员。贺龙25岁,是里头最大的,他说他们从七八岁时就在一起,就像穿着一条裤子长大的弟兄一样。

希望有一天不再 被人说是“耍猴的”

孔海涛今年22岁,刚刚参加了共青团山东省第十三次代表大会。会上绝大多数代表都比他大,聊天时别人问他:“你这么小还是学生吧?”“我是杂技演员。”海涛的回答总是让问者露出饶有兴致的神色,有人打趣地问:“是要猴儿的吗?”

海涛心里很不是滋味,“因为大家对杂技不了解,才会像看稀有动物一样看我们,甚至还有人认为杂技就是古时候走街串巷耍猴的。”

和海涛一样,史诗龙也困扰于人们对杂技的不解,他梦想着有一天,杂技能进入奥林匹克运动会,变成竞技体育的项目,让大家“认真”而不是“娱乐”地看待杂技演员。

“很多运动员奥运夺冠归来,总能进入知名学府读书,但是我们得错过多少杂技节的金奖,都很难被大众知道。”诗龙说,“现在很多大学都有篮球、体操等专业队,唯独没有杂技专业队,我们很难去大学继续读书。”

杂技演员大多是中专学历,因为文化基础薄弱,加之社会上大多数人还是认为杂技是草台班子,难登大雅之堂,大学没有专业队能

“特招”他们,在学业上继续深造对杂技演员来说几乎不可能。

人家放假时 是他们最忙的时候

杂技团是事业单位,这四个小伙子还是少年时就有了编制。他们也是一周双休,工作日每天早晨8点半到11点半、下午2点到5点练功。但其他人放假的时候却是他们最忙的时候,回家过年几乎是奢望。

团里干宣传的侯阿曼说,他们虽有编制,但待遇不高,像海涛这样获奖无数的演员,工资也只有两千多。

这群小伙子每个人参加比赛的获奖证书摞起来都有一尺高。证书摞得最高的海涛被兄弟们戏称为“劳模”,一来是因为海涛最近正参选全国劳模,二来是因为海涛的主项倒立,是杂技动作里最难最不能断了训练的,海涛是团里练功最勤的演员。

“他从没休过国庆7天假,放了两三天假就得回团里训练。”阿曼说,因为倒立这个项目很特殊,断几天再回来练就会很吃力。随着年纪增长,动作的难度更大,更是不能中断训练。

像海涛这样天天训练,虽然辛苦但很让鹿重阳羡慕。鹿重阳的跟腱在训练中受伤了,已经歇了整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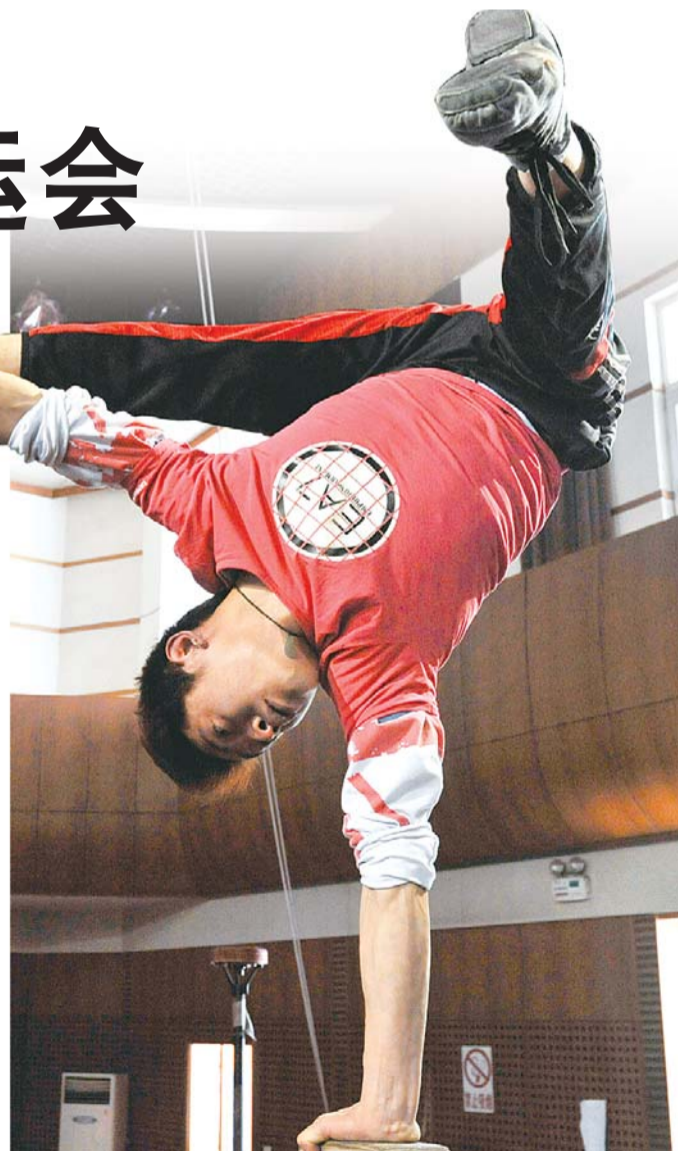
9个月,受伤之前,他在《钻圈》这个节目里负责钻最高的圈,跟腱断裂让他错失了去西班牙比赛的机会。

史诗龙说,干杂技毕竟是吃青春饭,受伤更是家常便饭。他给自己设了个“最后期限”:30岁,到了30岁他便不再演出。史诗龙是4个人中唯一想转行的,“因为演出去过很多国家,尝了很多异国美食,所以想开家异国风味的餐厅。”史诗龙说,他觉得最好吃的就是意大利菜,“所以没准十年后你再看到我就是意大利餐馆的老板啦。”

趁着年轻多拿奖 演不动了转幕后

鹿重阳是4个人中最小的,1993年出生,对于未来,他说没其他想法,就是好好训练,好好演出,年纪大了再考虑去“二楼”。济南杂技团二楼是行政科,不少人都是团里退下来的演员。侯阿曼就是这样,曾经获过蒙特卡洛国际杂技节的银小丑奖,该奖项被称为杂技界的奥林匹克。现在阿曼主要做些宣传工作,间或客串大型演出,比如近几年杂技团的招牌节目《粉墨》。

大概是因为浸淫杂技多年,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未来的构想很单一,加之认为自己文化程度不



孔海涛在训练。本报记者 郭建政 摄

高,产生“除了杂技我什么都不不会”的逼仄感,于是“演不动就转去团里的行政科或去演出科”,成了很多人的“降落伞”。

贺龙的爸爸曾是杂技演员,在长辈的熏陶下,他家里的不少孩子都从事杂技。现在,贺龙和弟弟贺凤,12岁的侄女都在杂技

团。贺龙说,他从前对杂技没太有感觉,2008年到2012年一直在日本千叶县交流演出,没参加过国际比赛,前不久随团第一次参加了国际比赛,得了个金奖,发现“对杂技有了感觉”,希望能趁着年轻多参加比赛,多拿几个金奖回国。